

救劫金箴

忠



救劫金箴

武將金箴總論



武字之文爲止戈。知稱干比戈。非武字之本義也。聖人雖必有武備。聖人究不尙武功。其於靈公之問陳而不對。亦可知聖之心矣。若不得已而用武。聖人又何嘗不能武。觀其會夾谷。卻萊兵。卒反魯之侵田。微特譏其無勇者。非卽世之所謂大勇者。恐亦不能以過之。要其成爲大勇者。非以力勝人之謂。乃以理勝人以德服人之謂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亦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亦往。此卽師直爲救劫金箴

武將

一

壯曲爲老之義。曲則三軍之帥可以奪。直則匹夫之志不能奪。苟三軍之士。皆若匹夫之志不能奪。又何患戰有不勝。攻有不取哉。然攻取固聖人所優爲。而臨事尤聖人所深懼。敵或勝我。旣懼墮我之軍威。我能勝敵。亦懼戕敵之民命。况未事之先。所爲簡其車徒。嚴其步伐者。何以使衆志之成城。旣事之後。所爲科其功罪。善其撫柔者。何以使衆情之安堵。苟非觸類引伸。爲之舉其綱而張其目。又安知所謂臨事者。固期凡事皆濟。不僅以戰事奏功爲足多。所謂好謀者。尤期謀出萬全。不僅以謀操勝算爲得計也。

於是乎作武將箴。

救劫金箴

武將



一

武將金箴目錄

膽大心小

好謀而成

勞躬盡瘁

體恤蒼生

嚴禁攪擾地方

嚴禁奸淫掠擄

勿放馬踏田以害禾苗

勿污良爲盜以邀功賞

救劫金箴

目錄

勿殺降卒

勿毀民房

勿肆行殺戮

勿取利良民

勿強買物件

勿刻薄士卒

務要寬宥脅從

必須竭力攻取

膽大心小

宋副元帥宗澤。由大名至成德。與金人大小十三戰。皆捷。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使范訥。知興仁府會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州。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皆知必死。無不以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數十里外。澤料賊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救劫金箴。

武將

一

得空營。大驚。由是憚澤。不敢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渡大河。襲擊敗之。

附斷

宗公以孤軍入衛。前後莫非敵營。進則不可。退則不能。危乎其危矣。所恃者倡義殺敵。奮不顧身。不但不爲敵困。抑且退敵數十里。公之膽固大。公之勇亦過人矣。然使其恃勝而驕。不早戒備。金人突如其來。則知勝於前者。仍必敗於後。况月黑之際。以金之衆。攻公之寡。勢必盡覆其全軍而後已。乃始以徙營而使之驚。繼以襲擊。

而使之敗。此又非小其心者不能也。噫。公可謂當時之  
一人矣。

救劫金箴

武將

二

一人矣

而使之敗。此又非小其心者不能也。噫。公可謂當時之

好謀而成

唐史思明引兵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卒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爲。及賊至攻城。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選驍銳爲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嚴整。雖賊所不至之區。警邏亦不少懈。是以賊不得入。又募營中有小技者。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救劫金箴。

武將

三

攻城。光弼遣人穿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十之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又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臨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地陷。賊衆驚亂。官軍鼓噪乘之。俘斬萬人。適安祿山死。慶續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圍太原。光弼出而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附斷

孤城禦寇。已屬難支。况光弼之精卒皆赴北方。而思明之游兵盡爲驍銳。其強弱既不相侔。而且彼兵十萬。我

軍不滿萬人。其衆寡又甚懸絕。兼之出疑兵以誘我。衝  
土山以攻我。無論謀之不臧。而彼之乘閒抵隙者。不難  
長驅而直入。卽令謀出萬全。亦祇能固吾之圍。豈其能  
敗彼之師。乃光弼鑿濠增壘。以捍其外。警邏不懈。以防  
其內。賊來攻我。我則穿地道以陷其師。我詐降賊。我更  
穿地道以擣其穴。卒能乘亂進攻。俘斬萬計。藉非精於  
謀畫。何能以弱而勝強。以寡而敵衆哉。乃知將在謀而  
不在勇。故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勝絞。皆其謀  
定也。彼徒勇無謀者。何能禦變於臨事乎。

救劫金箴

武將

四

好謀而成

唐旣能作亂。陳敬瑄遣楊遷討之。數不利。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旣能之謀者。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詞事得實。則活汝一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旣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憐汝前日素爲良民。被賊所屈。不得不爾。故使高尙書特來救汝。如欲投兵迎降。當各書歸順字於背。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

救劫金箴

武將

五

只旣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於汝等無與也。謀者曰。此誠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誰不從命。仁厚遂遣之去。明日發兵至雙流。羅渾擊伏兵千人於野橋。詐降官軍。仁厚誦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字。使各歸寨中。餘衆皆爭出降。羅渾擊見衆眞降。窮而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諸寨未知吾心。恐生疑慮。借汝曹爲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取羅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各授一旗。使前走。揚旗大呼曰。羅渾擊已擒。

大軍卽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民無事也。過穿口  
新津。延貢寨中人爭降之。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  
能寨。與之謀。引衆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  
皆不應。明旦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驅  
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小民負屈已久。  
無所控訴。自謀者還。引領待命。度日如年。今尙書至。小民  
如出九泉而見白日。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命請  
將降之。仁厚出師六日。五賊皆平。梟首於市。釘句胡僧羅  
渾擊阡能而劓之。餘不戮一人。仁厚專以收服人心爲要。

救劫金箴

武將

六

所戰皆捷。爲唐之名將也。

附斷

阡能倡首作亂。不過流賊耳。糾集餘黨。不過烏合耳。使  
善兵者遇之。僅費一旅之師。足以滅此而朝食。乃敬瑄  
曠日持久。任賊橫行。邛雅無一敢撻其鋒者。爲將若此。  
抑亦可羞之甚矣。惟公不折一矢。不廢一弦。只用小謀。  
往來傳言。前後不過六日。足使逆魁俯首而就戮。小卒  
降心以相從。彼徒恃其勇者。能若是之迅。奏膚功乎。語  
云。用兵在謀。信矣。

勞躬盡瘁

福建林文忠公則徐。字少穆。起家翰苑。文章經濟。海內以第一流人物目之。歷官多平恕。治海塘。興水利。清訟獄。士民多感德。頌之曰林青天。夙嫻韜鈴。總制兩粵時。因禁鴉片煙嚴。外夷爲變。布置海防。旌旗變色。卒爲忌者中傷。遣戍邊。賴上鑒其誠。復起爲雲貴總督。引疾家居。粵寇作。道光三十年九月。奉命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力疾兼程而進。家人以節勞勸之。口占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患難避趨之。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逆首洪秀

救劫金箴

武將

七

全懼。謀遁入海。孰意昊天不弔。使節次於潮州。遂不起。遺疏入。上震悼。優詔議卹。謚文忠。丁暢之爲公記室。三十年。言公一生憂國憂民。其得力在集人善。而虛已納之。又不沒人之善。好勤動。未嘗見其袖手枯立也。咸豐元年。祀雲南名宦祠。陝民愛戴。建專祠祀焉。三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附斷

公一生政績。皆堪自問。所不釋然於心者。惟辦夷剿匪兩端耳。以上之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使天克永其年。又

何志之不遂哉。無如大難未平。天命告終。此海內士大夫。與婦人孺子。皆爲之同聲歎惜也。然其憂民報國之心。至今猶昭然而若揭。如公者。洵可爲社稷之臣矣。

救劫金箴

武將

八



伏望今際昭然而若揭。取不香前。其對之。兩矣。  
夫與婦人孺子。皆爲之同聲歎惜也。然其憂民報國之  
心。至今猶昭然而若揭。如公者。洵可爲社稷之臣矣。

體恤蒼生

漢鄧禹字仲聲。爲光武將軍。時赤眉賊所過皆殘掠。惟公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老稚男女跪滿其車下。公嘗曰。吾統百萬之師。時時注念。未敢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矣。公累世榮顯。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六人。其州縣守牧不可悉計。公孫女爲和帝后。曾孫女爲桓帝后。

附斷

爲大將者多無後。古人已言之矣。然未爲通論也。公戰

救劫金箴

武將

九

功卓著。大難悉平。豈非東漢之一大將哉。而後世子孫居顯位。匹至尊。繼繼繩繩。罔有所替者何也。亦以其體上天好生之心。不忍妄殺一人之故耳。乃知我殺人後。天亦絕我後。我全人後。天亦昌我後。其報施不待智者而始明。特知其妄而妄殺人後。爲大將者或不爲。不知其妄而妄殺人後。爲大將者或不覺。若公之存心。洵可爲爲大將者之法矣。

體恤蒼生

李煜據江南。宋太祖命曹彬下之。彬緩師。不迫。冀煜來歸。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問之。曰。吾疾非藥所能愈。指日兵至。城下。惟願諸君各存仁心。不妄殺一人。吾疾自愈。諸將許諾。皆焚香爲誓。不殺一人。明日城遂下。公累世榮顯。對附斷其心。爲心公之疾不藥而自愈。諸君不以此心爲

煜據江南以自立。招之既不肯降。縱之又難混。一下之實不免殺傷。此爭城以戰者。每致殺人盈城也。惟曹公存不殺之心。而適處爭城之勢。不下之。無以慰太祖大救劫金箴

武將

十

一統之心。竟下之。又恐拂太祖不嗜殺之志。因於未下之先。懷誤殺之懼。或緩師而不進。或稱疾以明心。俾知既攻其城。勢不能禁殺。若已下其城。實不可妄殺。諸君能以此心爲心。公之疾不藥而自愈。諸君不以此心爲心。公之罪若不容於死。迨至衆皆如命。不血刃而捷報汴京。太祖猶恐於攻城之時。保無有橫懼鋒刃者。因出十萬米以爲賑。其體恤更何周至耶。乃知有不嗜殺之君。斯有不嗜殺之臣。亦遂有不嗜殺之將。而蒼生之賴以全活者。不已多哉。

體恤蒼生

許進爲御史。昌風雪行二十里。以擣哈嚙。得夷種八百人。將校以爲封侯可得。公曰。行軍之道。期在綏安耳。吾何忍以多讖爲功。且此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無後。八百人盡釋之。公三子皆官至尙書。

附斷

昔白起坑趙卒四十餘萬。論者咸指爲不仁。非但不仁。抑且逆天。逆天者不祥。比起之所以卒自殺也。若許公者。上體天心。下恤民命。將八百人而盡釋之。其爲子孫救劫金箴。

武將

士

造福者多矣。觀其行軍綏安一二語。真所謂仁人之心。其言藹如者也。

嚴禁攪擾地方

南豐李恭毅公湖由進士巡撫廣東時番禺菱塘灣爲盜藪出沒數百人劫掠官民無數大吏不敢問公下車訪得實商之巴總督延三等率兵千餘人捕之四面設伏鼓噪而前直搗其巢巢名老鼠山三面臨海賊首梁亞香率衆抗拒官軍爭先擒賊百餘人亞香見勢不敵遁至海濱扳倒枯樹擲海中騰身抱樹而逃公命善水者追擒之奏命嚴鞫其黨市月獄成審得首從共一百八十人所劫計數百案磔於市命鑄大鐵貓以鎮之盜風始息粵人歌曰廣救劫金箴

武將

十一

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上嘉之卒於官臨終時面目手足皆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

附斷

地方之攪擾惟盜賊爲最甚盜賊之猖獗惟廣東爲最甚聞該省富家半皆鐵門堅壁軍火器械頻年戒嚴良民之不安亦可概見官斯土者事前旣無弭盜之方事後又弛捕盜之責以致養癰成患莫敢誰何是地方之不靖固由盜賊有以擾之實由不緝盜賊者有以成之也惟公下車伊始卽設法剿捕旣誅其首復鞫其從必

使盡絕其根株而後已。誠以江湖上留一盜。卽閭閻中  
多一擾也。迨至一律肅清。民皆安堵。其易盜藪而爲樂  
郊者。非公何能至此哉。臨終時忽作黃金色。竊願粵之  
民卽鑄金以事之可也。

敬切金箴

武將

三



嚴禁奸淫掠擄

黃巢寇鳳翔。鄭畋使司馬唐宏夫伏於要害。自引兵數千。陳於高岡。巢以畋爲書生。輕之。鼓噪而前。伏發。大破巢軍。於龍尾坡下。斬二萬餘級。巢遁去。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宏夫繼至。王處存率銳卒五千。深夜入城。百姓歡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官軍釋兵入第舍。大掠金帛。姬妾。巢露宿壩下。偵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城中宏夫宗楚皆死。士卒死者十之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據長安。縱兵屠殺。血流成川。謂之洗城。

救劫金箴

武將

志

附斷

宏夫乘龍尾之捷。遂薄巢賊於長安。長安百姓爭以瓦礫擊賊。以助官軍。人心思唐之意。已昭然若揭。使乘此機會。鼓舞激勸。與人民偕心。殺敵則破巢之功。不待克用而始收。自宏夫而先立矣。乃計不出此。縱任士卒。姦人婦女。掠人金帛。致使巢賊抵隙而來。肆其殺戮。遂至血流成川。其誤國害民之罪。可勝道哉。厥後死於亂軍之中。猶未足以蔽其辜也。宏夫死於要害。自得其死。其

勿放馬踏田以害禾苗

道光初年某大帥克復回匪之後駐紮廸化縣東南偏嘗有縱放牛馬踐傷禾稼者罰無赦等諭營中因公軍令森嚴不敢稍犯一日夕陽在山天氣異常清朗公逸性過飛偕營官策馬閒遊行至郊外不知誰氏之田禾皆成列蔚然可愛見有無數蝗蟲空中飛騰無一下落者公以鞭笑而指之曰子幼年讀書先生嘗云雖蝗不災而今驗之信然言甫畢馬不知見何異色突然驚逸誤入田內縱橫馳驟不可復制禾稼踐傷者約數十餘畝某營官恐公有失

救劫金箴

武將

五

縱馬入田向前迎立馬始不動由是回營公引咎自責法自我立法復自我壞何以警衆欲拔所佩劍自刎有衆幕友及營官等向前攔阻勸曰士卒有罪果出無心且尙從末減况公爲三軍之帥偶不及檢何其不容自恕乃爾公曰自罰諸君不讓不罰無以率衆遂脫衣服拋擲於地飭某營官重杖之以示自罰之意某營官不得已杖之至百營中人皆泥首於地請大帥息怒公意乃解由是三軍皆悚然地方毫無所犯百姓皆安堵無不歌誦其德公去時民焚香夾道送四十里乃返

附斷

禾苗者民之食。縱馬踐之情有不安。理有不順。然果出於一時之誤。卽賤而士卒。且當曲加原宥。况爲三軍之帥乎。特法自帥立。法又自帥壞。恐效尤者藉此爲口實。則禾稼之場。盡爲馬牛之藪矣。惟公有鑒及此。始拔劍雖被人阻。繼行杖必令人代。其切於自責而不容少寬者。爲踐禾者將來之鑒也。不然。過出無心。公豈不知而必不容自恕。乃爾耶。

救劫金箴

武將

夫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必不容

勿誣良爲盜以邀功賞

王伯陽攝上海令。雇勇捕盜於海。有周某父子。驍勇善鬪。每出洋。必有所獲。一日報獲巨盜十二名。人舟並獲。伯陽大喜。遽訊之。供稱閩廣販私鹽者。船有銀數千。皆由販鹽所得。而並無他贓。王忿其不承。嚴梏之。三木雜施。皆自服。爲盜。周子於獲盜之次日。遺物於出洋師船內。欲往取歸。師船大不能入口。進出皆以駁船渡往。周子駕駁船至師船側。奮其勇躍而上。旣取物。復躍而下。駁船忽被橫風盪開。失足落海。急救之。值潮退。隨潮而下。並其尸不獲。伯陽救劫金箴

七

猶不悟。竟以巨盜定案。解至省。駢戮之。伯陽以緝捕精能。予升階。周某亦以守備拔補。甫奉旨未三日。伯陽無疾暴卒。卒時似有所見。時人皆知此案之冤。而未敢言焉。然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附斷

盜劫人財。從而駢戮。亦罪有應得。彼安敢以此仇執法之吏哉。雖然。爲民上者。素失教養。致迫民窮而爲盜。就令情真罪當。仁人在位。猶且哀之。矜之。以自慚教化之不先。况如上洋之所謂盜者。私鹽以外。無他贓。其非真

盜也可知。無非迫於飢寒。藉此以求生活耳。安可漫不加察。聽周之誣蔑乎。至周子因取遺物。失足落海。天之報誣良也。亦可想見。儻司馬於此恍然大悟。赦其小過。勉以自新。縱江洋多盜。猶可聞風而自化。乃爲區區功名之故。竟使無辜小民。抱不白之冤。俯首就戮。死者有靈。安得而不報哉。數十年來。指非盜爲盜。以此而遷升者。亦所在多有。特賀者未駕車而返。而弔者已接踵而來。其亦自貽伊戚矣。

救劫金箴

武將

六

勿殺降卒

楚項籍所戰皆捷。軍聲大振。欲率諸侯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人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言。項籍聞之。竊計衆心不服。恐至關生變。深夜之間。詐坑降卒二十餘萬。獨與諸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騎入秦。項籍殺戮之慘。幾同白起。怨氣冲霄。人神共憤。卒爲漢兵所困。自刎於烏江。

附斷

未降之先則爲賊。旣降之後則爲民。况從賊之始。其中

救劫金箴

武將

尤

有惕於威。迫於勢。出於不得已者。羽果仰體上帝好生之德。恕其已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豈非一時仁將哉。乃聞怨言而頓生疑心。因疑心而頓起殺謀。數十萬之生靈。一夜之間。盡行坑陷。其慘殺之罪。雖擢髮不足以數。昔白起坑趙卒四十萬。綱目直書曰坑。其賦性已極爲暴戾。今羽坑秦卒二十萬。綱目大書曰詐坑。是暴戾更濟以陰毒。忍心害理。千古罕聞。羽之罪又浮於起矣。天道有知。不於若人是誅而誰誅哉。厥後烏江自刎。天不過假手於漢耳。雖曰人伐。何莫非天罰也哉。

勿殺降卒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宏討之。又有山南西道。奏巴南妖賊言詞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竊弄兵於山谷閒。不足以辱大軍。但遣一使者足矣。乃命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盜之歸命。甚易。但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皆關弓待之。潼直前曰。吾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民。汝真欲反。可射我。盜聞之。皆投弓於地。羅拜請降。潼納之後。歸館。王贄宏已率兵至山下。悉擊滅之。有識者皆以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失信非之

附斷

觀潼之招降數語。持論侃侃。膽氣過人。非柔懦無能者可比。然卒不能成功者。無他。膽有餘而識不足也。何則。旣知文武爭功。招降山民之際。當請特旨。通敕羣臣。俾其勿生異念。以致事出兩歧。失信於天下。方爲得計。乃不預爲之計。隻身獨往。遽然受降。獨不思若輩皆爭勝也者。誰讓汝獨收此功哉。迨至率兵撲滅。爲時人所非。與酈生說齊以降而韓信要之何異。不知者必歸咎殺

降者之存心不仁。抑知招其降於先而不能保其降於後也。伊誰之咎哉。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可比然卒不能成功者。其德雖有餘而謀不足。卒而...  
經知文武爭功。招降出沒之無常。特宜通曉。其功...  
其勿生異念。以敗事。用而天下。左為...  
不預為之。其後身則...  
勤也。而...  
劉香之野心。不...  
其後身則...  
勤也。而...  
劉香之野心。不...

勿毀民房

有某乙者。生而有力。好鬪。鄉人皆惡之。家赤貧。不習正業。惟日在賭場。與無賴相聚。有金則賭。無金則竊。失主知繫某手。有向乙索贓者。乙恃強不服。輒以拳毆之。受其虐者甚夥。激於公憤。有某紳呈稟於官。將乙逐出鄉外。乙由是投効軍營。嘉慶某年。山民作亂。據於深谷。勢甚險狹。不易攻取。衆有難色。乙奪幟奮身。捷足先登。衝入敵隊。衆軍繼至。擒其渠魁。俘斬羽黨無算。餘皆逃遁。後乙所向皆捷。某大帥聞之。器重乙。疊列保案。官至記名提督。爲六營統領。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乙驍勇過人。在行伍中。誠出色人也。但賦性凶殘。好恣焚掠。此所以不得令終也。卽一事以觀。而他事可知矣。克復土匪之後。行至某鎮。日之方中。見前有一村。樹林陰翳。瓦舍鱗鱗。其中料多富室。乙有垂涎之意。遂駐軍。遲至更深。乙率兵入村。縱火焚之。民不知此火何來。皆驚起。聲若鼎沸。乙帶無數士卒。乘閒紛擾。有禦之者。輒手刃之。民惶懼。扶老攜幼。逃於郊。哭聲震天。令人慘聞。遲之翌日午刻。火始息。可憐一村半成灰燼。乙之所爲類若是。後子女玉帛。所獲無算。滿載而歸。購買新居。儼類宦家狀。嘗恭具衣冠。

拜謁鄉紳。乙雖富貴。而言語之間。仍不脫市井氣。鄉紳無  
不含笑。後乙與某叛通。某大府聞之。挈問進省。訊明實據。  
卽置諸法。論者以爲好焚掠之報云。

附斷

好焚廬舍。輕則傾人之家。重則戕人之命。此行軍者所  
大忌也。是以項羽犯此而刎於江。關先生犯此而棄於  
市。古今幸逃者有幾人哉。如某乙者。驍勇過人。所向皆  
克。當非等閒人也。儻於此體恤民艱。秋毫無犯。由行伍  
之小卒。轉而爲封疆之大吏。皆在人擬議中也。豈但記

救劫全箴

武將

三

名而已哉。乃效若輩之所爲。傾萬家之命。遂一己之私。  
在當時非不暢然意滿也。抑知殺人之身者。身亦被人  
殺。破人之家者。家亦被人破。報應循環。毫釐不爽。竊願  
世之爲將者。其視此而知警也。幸矣夫。

勿肆行殺戮

范公諱文程。字憲斗。濬陽人。本宋文正公仲淹後。少穎敏。沈毅。讀書通大義。爲諸生。天命三年。杖策謁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偉其貌。詢其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命直文館。參預帷幄。至順治元年四月。流賊李自成作亂於明。明將吳三桂來乞師。上召公於湯泉。決策進兵。公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揆其敗道有三。逼隕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紳。拷掠財貨。士憤矣。掠民資財。淫人婦女。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救劫金箴

武將

十四

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伐之。恤其士大夫。撫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言好生者天地之德。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今誠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公扶病隨征。嚴申紀律。秋毫無犯。妄殺者罪之。以二十萬衆入關。救援遂大敗賊兵。我軍長驅而西。民多逃匿。公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君父復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民心遂大安。十月朔。大難悉平。開國勳

臣讓公爲最。詔加世爵一等子。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以疾乞休。優詔許暫解職調理。病痊卽召用。特加太傅兼太子太師。上親調藥餌。越四年。公薨。上震悼。輟朝二日。遣大臣致奠。賜祭葬加等。予諡文肅。

附斷

我師二十萬。闖兵百萬。衆寡不敵。不待知者而始辨也。乃公與賊遇。一戰而成功。豈闖知出於公下哉。亦只仁與不仁之分耳。何則。闖塗炭生靈。人心共憤。天下之所叛也。公到處撫綏。民皆感戴。天下之所順也。以天下之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所順。攻天下之所叛。故公有不戰。戰必勝矣。厥後大難已平。開國定制。悉臻美善。尤屬得大體者也。傳稱社稷元勳。應推公首。豈虛譽哉。

勿肆行殺戮

元托克托乞師討李二。上許之。兵部尙書瑪爾默和謨克等言。大臣爲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也。乞留托克托弼亮天工。庶可內外有兼知之宜。不報。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兵馬。爵賞誅殺。便宜從事。九月兵至徐城。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動。乘閒奮擊破之。李二遁去。趙均用等走濠城。追擒其將數十人。遂盡屠其城。托克托由是。邀主眷位極人臣。因報復私讐。比於羣小。復爲哈瑪爾矯救。劫金箴。

武將

三

詔殺之。

附斷

抗拒王師。不爲無罪。然托克托既具戡亂之才。擒其逆首而誅之。誘其脅從而釋之。俾是城人不但畏威。抑且懷德。稱爲仁者之師。誰曰不宜。乃因數人之叛逆。俾無數之生靈。悉供其殺戮。推之白起之殘。項羽之暴。不是過也。厥後不克令終。正其嗜殺之報也。

勿肆行殺戮

常州呂相國臣楊狀元廷益趙恭毅申喬潘大宗丞思樂科甲蟬聯。書香不絕。惟錢文敏公後人最彫零。嗣且絕焉。相傳征苗之役。公以大司寇參贊軍務。渠魁既戮。經略欲誅其壯丁。而宥其稚弱。質之公。公毅然曰。孽種難留。遂盡誅之。髻鬣無遺。自是苗種遂絕。甫旋師。公卽薨。未幾其子孫多有殘疾者。不數年相繼而卒。嗣遂絕焉。

附斷

逆民負固不服。王法所不容。捕而誅之。誰曰不宜。然叛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有首從。罪有差等。主持軍務者。所當權其輕重。要未可一例視也。征苗一役。大府欲殺其壯丁。而宥其幼稚。仁者居心。固當如是。使公迎其機而贊成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德。下以廣朝廷寬大之恩。豈非仁者之師哉。乃執一己之見。而老穉無遺。用法雖是。而居心未免太忍矣。其得絕嗣之報也。有以夫。

常依呂氏國臣狀元廷益趙恭毅申喬潘大宗丞思樂

武將行錄

勿取利良民

裘甫作亂。官軍與戰不利。唐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之。式謀勇兼全。且善撫士卒。臨時無不爲之効命。嘗選懦卒。授以戰法。使之習。未一月。進退皆有法。使分路討賊。令之曰。勿爭險峻。勿焚廬舍。勿殺平民。以增首級。民間婦女寶貨。官軍無所問。自是士卒臨戰。無不踴躍爭先。與賊共十九戰。皆捷。式曰。料賊窘且飢。必遁入海。命羅銳卒屯海口以拒之。賊果遁海。見官軍皆棄船走山谷。未四月。爲式所滅。

救劫金箴

武將

天

附斷

兵戈變起。人生而遭此。斯亦不幸之甚矣。爲將者。蒿目時艱。曲意撫循。猶覺有愧斯民。若再乘閒擄掠。則是一暴未除。一暴復起矣。况行軍之際。一有取利之心。則隊伍必因之而亂。儻敵人蹈隙而來。未有不一敗塗地者。公深知此中之害。於未戰之先。丁甯誥誡。必使士卒聽其號令而後已。迨至諸軍効命。大難悉除。人皆服其機謀。叵測也。而不知訓戒於夙昔者。幾於舌敝唇焦矣。

勿強買物件

某將官進駐濟陽。軍令嚴肅。雖近於居民數年之間。秋毫無犯。民皆感激。有本地無賴子。新補軍職。不時出營。強買物件。公不之知。一日復入市購布。不直其價。商弗從。二人掠而去。商追之。至半途。四顧無人。二人曳商於地。縛其手足。二人逸之。適有行路人救解。商謝畢。直奔其營。大聲呼冤。公問之。命傳之至。商叩首於地。具述巔末。公命士卒齊集麾下。列左右。公曰。汝如識可執以出。商舉目視之。直指某某。公命二人趨跪於下。問曰。月餉足乎。答曰。足。公曰。既足。奈何行不肖事以違法乎。二人曰。無之。公曰。營中二千人。獨指汝二人何故。二人默然不能辨。公命斬之。懸首於市。由是軍中皆震悚。民愈安。

附斷

取民間一介。已犯營規。况白手攫物。幾傷人命者乎。若非嚴以懲之。恐營弁日遊街市。大爲商民之害矣。惟某將官知若輩之惡習。理民冤卽所以肅軍令。而附近之居民。遇此賢將官。不知若何安堵矣。

救劫金箴

武將

无

勿刻薄士卒

南詔寇邕州。唐康承訓分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路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爲。副使李某率眾治濠柵。甫畢。蠻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兵斫賊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爭之。方許。選勇士三百人。夜縋而出。分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加將校右僕射。其子姪親暱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軍中怒。怨聲傳道路。

附斷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邕州一敗危如累卵。若非小校分燒蠻營。俾其解圍而去。則禍有不堪設想者。承訓念此奇功。當上書請命。厚加爵賞。方足昭激勸而感人心。乃效死者莫遷一級。安居者反慶三升。沒三軍之勞績。成羣小之功名。縱士卒不卽我責。思其援己之功。有不汗顏者乎。忍心負人。狗彘不若。儻若輩不知守分。激成意外之變。皆在人擬議中矣。豈但含怨而已哉。

勿刻薄士卒

某帥先爲小校。膂力過人。臨陣奮不顧身。所向皆捷。某將軍迭加保奏。得握兵符。惟賦性太刻。士卒有過。輒加殺戮。及至行賞。意涉躊躇。甚至有時不與。故士卒多怨。幕友齊世德諫曰。唐郭汾陽臨戰。身先士卒。凡上所賜。悉分給之人。皆効命。卒平大難。且古之名將。立大功。建奇勳者。無不體恤士卒。不但郭汾陽已也。今君過雖小。輒戮功。雖大不賞。恐士卒各萌異志。不肯奮力疆場。不幾誤國家事乎。帥拒而弗納。是年蜀地土匪作亂。剿除匪易。上特命帥徂征。救劫金箴

武將

三

一路俱繫蠶叢鳥道。崎嶇難行。士卒攀籐附葛。歷盡苦楚。稍息則鞭楚交加。歷十餘日。始至其地。營各駐扎於此。士卒各懷怨望。無不離心。敵人偵其實。出其不意。夜來襲營。士卒皆烏獸散去。帥亦身被數創。乘僕人馬遁入深山。幸得免。翌日檢點營校。失人無算。後聞於上。大怒。特旨解其權。發極邊。另遣名將伐之。歷數月始平其難。

附斷

何以謂之名將。以其能立戰功。何以能立戰功。以其能得軍心。何以能得軍心。以其能臨戰則居士卒先。邀功

則居士卒後。我旣推心以待彼。彼自盡力以報我。故能  
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此不獨郭汾陽爲然。凡世之立大  
功。建奇勳者。莫不然也。何也。我待士卒以寬厚。彼自視  
我爲腹心。若我待士卒以刻薄。彼自視我爲寇讐。視我  
爲腹心。不待我之自衛。彼將多方以衛我。視我爲寇讐。  
不待賊之攻我。彼且百計以謀我。是我以寬厚待彼。  
彼卽助我之成功。蓋不啻以寬厚而自待矣。我以刻薄  
待彼。彼卽陷我於敗亡。又不啻以刻薄而自待矣。天下  
有忍以刻薄待人者。未有忍以刻薄而自待者。豈知待  
人以刻薄。實無非自待以刻薄也。不然。若某帥之解兵  
柄。發極邊。何莫非由於待人之刻薄來乎。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勿刻薄士卒

某軍門起自行伍。少爲兵弁。隸某總戎麾下。總戎素刻薄。嘗剋扣糧餉。遇戰陣無體恤士卒心。以致士卒解體。總戎亦不得以令終。後投某大帥營。累立戰功。疊邀保薦。年未五十。卽膺專閫。提督全省軍務。居嘗感念大帥之德。不置。蓋以大帥之待士卒。同甘共苦。挾纊恩深。所謂兵識將意。將識士心者。殆庶幾焉。大帥後晉爵爲侯。以壽考終。軍門師其意。以待士卒。法雖嚴而恩則寬。所以下合軍心。上邀主眷也。有某營官者。剋扣屬下餉銀。軍門尙未及知。一旦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復欲格外加增。致使士卒譁然。幾成意外之變。軍門知之。大怒。立斬某營官首。懸諸門外。營哨各官。盡爲悚然。嗣後無一敢刻薄士卒者。軍門之大德。人爭頌之。真不愧一代之福將也。

附斷

方軍門之爲士卒也。總戎之刻薄身經之。大帥之不刻薄。身亦經之。經之。則士卒甘苦。罔不周知。故一旦手握兵權。匪特已之於士卒不刻薄。且深怒夫人之刻薄士卒也。可知軍門之福。軍門之厚所致。不然。總戎之刻薄。



務要寬宥脅從

臺灣林某之亂。福節相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二員。一爲方保巖。維甸。一爲范叔度。鼇。凡有大事。以二公爲左右手焉。命方職司鞫訊。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之日。從番山中得逆民數千。節相欲盡置諸法。命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鞫訊。盡被誘脅從者。欲盡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愈力。竟得盡活。後搜山得民。仿此辦理。所全殊多。識者以方功德莫大。宜有佳報。後果敷歷封圻。終直隸督任。諡勤襄。按保巖兩世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釋保定瘋民犯救切金箴

武將

三五

蹕一案。最膾炙人口。又聞公年五十外。尙未有子。撫浙時。於金陵買一女子。女兄送之杭。擇日將納焉。公偶至女兄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乃其祖作焉。公曰。此女祖與予以詩相知焉。肯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厚貲嫁之。時年六十一歲。室中吳太夫人生子。卽勤襄公也。復以尙書總督繼公。後此公之陰德。人鮮知者。

附斷

從來有善心者。必當有定力以輔之。方不爲外物所奪。嘗見初念甚善。非不以救人爲心。及迫之於勢。惕之於

威而初衷頓易。古今賢士大夫。以此而墮其志者。不可勝數。如方公欲出山農而盡釋之。而大府不可。稍有卻顧之心者。必俯首聽命。不敢贊一詞。公知義之所在。侃侃而爭。卒使大府聳然聽。恍然悟。多少生靈。盡獲保全。充是以往。張釋之。徐有功。何以加此。謂非以定力濟其善心哉。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善心...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善心...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善心...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務要寬宥脅從

錢塘許樂亭先生諱堯堂。於湖南就某府幕中司刑名事。值教匪作亂。某太守率兵奔緝。獲逆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彙入刑名總冊。通稟上憲。囑先生起稿造冊。先生閱竟。知繫無知鄉愚。被誘脅從者。欲寢其事。而束手無策。籌思竟夜。毅然而起。取冊焚之。詰旦以告太守。太守始則拂然。繼則醒悟。遂以逆首數人通稟上憲。其難遂寢。後公子孫科甲蟬聯。至今不絕。

附斷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嘗聞真心爲善。天必輔之。信哉斯言。公閱冊知皆繫脅從之小民。欲盡出而釋之。反覆思維。別無一策。至不得已。取冊焚之。使上旣無所罪。使下又得所生。或者斯人不至於死。天殆有以啟之。不然。何智慮俱窮之際。忽生此妙計耶。要而言之。小民得此主刑之人。可謂萬家生佛矣。

必須竭力攻取

巢圍陳州三百餘日。趙犖兄弟大小數百戰。雖軍糧告匱。仍以死力守之。適李克用會諸道兵於城下。攻賊將尙讓於太甫。拔之。巢懼。解圍走。適逢五月大雨。平地水積三尺。巢營漂。且聞克用兵至。引衆走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尙讓選驍騎五千攻大梁。朱全忠求救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王浦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人。賊遂潰。其將尙讓率衆降之。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救劫金箴。

武將

三

者。僅數百餘人。晝夜行二百餘里。克用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其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其所掠平民婦女萬餘人。悉縱遣之。克用時二十八歲。驍勇過人。諸軍畏之。破賊巢。復長安。功居第一。

附斷

黃巢作亂以來。非無人與之爲敵。乃往往縱賊遠遁。留爲富貴之資者有之。或按兵不動。坐視君國之危者有之。甚至賊進則進。賊止則止。名爲勦賊。而實爲送賊者。又有之。姑容隱忍。養成大患。使賊猖狂天下。肆意妄行。

俾國勢危如累卵。民生困若倒懸。果誰貽之咎哉。惟趙  
犖兄弟。大小數百餘戰。未嘗稍挫。甚至餉援俱絕。猶以  
死力拒之。洵可謂烈丈夫矣。然非克用急於救援。力爲  
追勦。則我爲賊破。賊何能爲我破哉。嘗觀唐史。陳州解  
圍。克用較趙犖更上一層矣。史稱克用破賊巢。復長安。  
功居第一。有以哉。

救劫金箴

武將

三

必須竭力攻取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浙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佯敗。賊追之。少頃伏兵起。大破巢。俘斬十之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朝廷喜負人事。急則撫存士卒。不惜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有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適朝廷有命召還。自是賊勢復振。連陷十五州。聚至二十餘萬衆。皆巨容有以縱之也。後巨容復爲奄尹殺之。

救劫金箴

武將

罕

附斷

黃巢作亂以來。未嘗少挫其鋒。惟巨容一戰。差強人意。讀者至此。不覺神飛色舞。爲之一快。使巨容與曹某乘此合軍追勦。不留餘力。則渠魁可擒。而餘黨可獲。功蓋天下。名動一時。雖勒之金石。紀之旂常。夫復何愧。乃故縱賊逸留。爲他日富貴之資。坐失機宜。釀成大患。其欺君誤國之罪。何可勝道。雖曹某激於義憤。渡河追賊。究屬孤軍獨往。無裨於事。然雖未成功。其忠於爲國之心。亦足千古。以視夫以私滅公。貽國家害者。何啻霄壤哉。

必須竭力攻取

薩穆什喀者。征董夔。率十二人追敵至山下。斬百人。獲礮五十有三。馬牛羊千計。太宗卽位。嘗從征旅順口。由陸地運舟入水。時衆皆乘馬。獨建議曰。兵旣潛進。何騎爲。乃率衆步行。及水次。各旗所運舟俱未至。獨與步軍統領巴奇蘭連舟先進。誓必得城。不空返。身被百創。戰愈厲。我軍少退。輒手刃之。大敗敵兵。取其地。太宗郊勞。親酌金卮以賜。尋征黑龍江。盡取其地。晉三等男。授步軍統領。列議政大臣。隨武英郡王等伐明。入長城。攻容城縣。先登克之。又攻

救却金箴

武將

聖

皮島。督前鋒。渡江先抵島。與都統阿山葉臣攻克之。晉三等子。班師上郊勞如初。

附斷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稍存卻顧之心者。有不避死而就生者乎。抑知就生者未必不死。忘死者轉可得生。此驗之古今。歷歷可指者也。若公轉戰數十餘載。捨關奪隘。履險蹈危之地。不一而足。而卒使元惡授首。迅奏膚功。者豈有他哉。無非奮勇爭先。不惜其死耳。使攻取者皆奉公以爲法。又何城之不克哉。

必須竭力攻取

楊忠武公諱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人。生之夕母氏李夢大水泛紅匣揭視之中有雙鯉魚一金色一赤色。少有志量。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數省。戰功屢著。渥邀上眷。嘉慶十三年詔陝督那彥成討賊。以公副之。賊萃精銳於道口鎮。官兵合勦。公自當其前。大呼奮擊。賊辟易。追渡河。擒斬無算。由是斷浮橋。燒渡船。率諸軍進攻。所嚮賊望見髯將軍輒披靡。尋克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於城東。進圍滑。用地隧轟破其城。十二月滑縣平。仁宗救劫金箴

武將

聖

大悅。錫一等男。賞黃馬褂。命紫禁城騎馬。甲戌。陛見。上慰勞有加。嘗命跪在膝前。執手慰勞。謂卿與朕同歲。年力尙強。將來如有軍務。卿須爲我獨當一面。手賜珍物數種。見公長髯。稱美者再。及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六年回酋張格爾叛。命公進勦。擒斬數萬。追至渾河。距喀什噶爾賊巢十餘里。賊率衆背城一戰。列陣二十里。築橫壘蔽之。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我前敵。大隊迷道相左。未卽至。某將軍以賊據形勢。又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霽而進。公不可。曰。天贊我也。賊不知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卽至。時

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不可持久。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自率大兵乘晦霧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併。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三月朔。遂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加太子太保。時張逆遠遁。詔公先行入關。八年正月。楊公芳擒張逆於鐵蓋山。公入覲。捷音適至。上大悅。賞公紫纒。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並擢公子國楨爲河南巡撫。九年。公壽七十。賜御書額曰。綏邊錫祐楹聯曰。三朝疆場宣勤久。兩世封圻積慶多。及福壽字如意玉帛諸珍物。十五年。乞救劫金箴。

武將

聖

休。陛辭。晉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十八年。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八。疏聞。上震悼。賜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忠武。附斷。

行軍之道。貴乎神速。公之一生所得力者。止有此訣。微論其他。卽破回酋張格爾一役。非不知風沙撼木。雲霧迷空。進軍匪易。第恐機會錯過。賊知我軍之虛實。則攻賊者反爲賊攻。克敵者卒爲敵克。豈非自取其敗乎。公知時不可失。燃礮虛張我勢。引軍直搗賊巢。迨至礮借風勢。風助礮威。直使敵人不知我軍之多寡。聞聲遠遁。

此正兵書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百戰百勝之道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狄青元夜奪崑崙。千古傳爲佳話。而  
公之一戰。雖隔數千百年。直與二公異曲而同工。厥後  
渥邀聖主之眷。享極人臣之榮。豈倖致哉。

救切金箴

武將

器



李愬雪夜入蔡州。狄青元夜奪崑崙。千古傳爲佳話。而  
公之一戰。雖隔數千百年。直與二公異曲而同工。厥後  
渥邀聖主之眷。享極人臣之榮。豈倖致哉。

